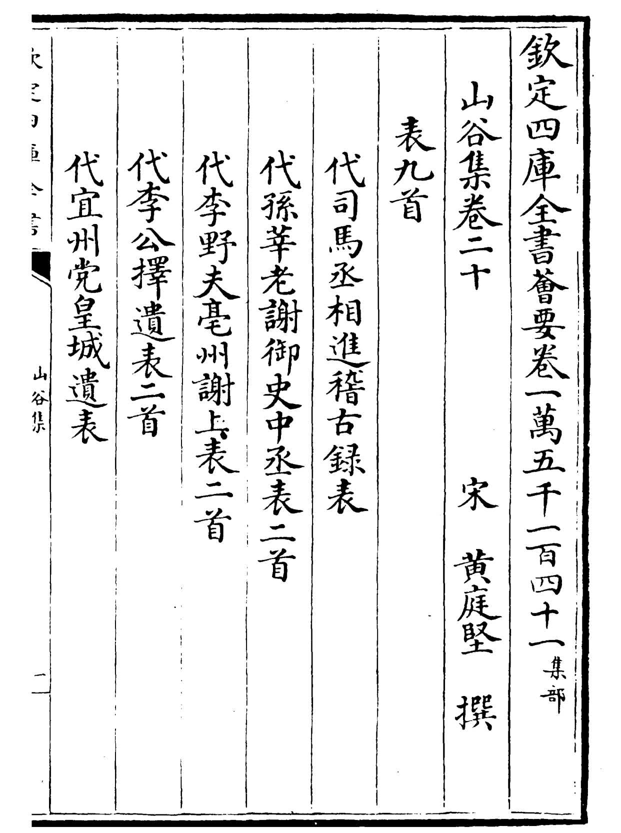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　　宋　黄庭堅　撰

表九首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録表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二首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二首

代李公擇遺表二首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

謝黔州安置表

奏狀三首

修神宗實録乞外任奏狀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再辭免恩命奏狀

雜著十五首

莊子内篇論　論語斷篇

孟子斷篇　勸學贈孟甥

解疑　董隱子傳
書萍鄉縣廳壁　黔南道中行記
晁深道祝詞　徐氏二子祝詞
覺民對問　全璧字說
侍其佃字說　評李德叟詩
書倦殼軒詩後
表九首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録表

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幾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册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以皇帝陛下富有春秋弭寧方夏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熈單厥心延登老成親近勸講發論語章句探經藝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宗之不易本有如是實惟濫觴惟稽古堯舜之舊章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知人其成敗在立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智或有惻隱之意而無

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太漫鑒觀之主力不暇遑敢用芟夷略存體要由三晉開國迄于顯徳之末造臣既具之於歴年圖自六合為宋接乎熈寧之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来對越神人可用龜鏡悉從論纂皆有依憑總而成書為稽古録二十卷因仍書局繕寫奏篇兹冐眛以上陳助聰明之遠覧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定九𢿱以守天下之公器秉六龍以御古今之正權思齊之功啓佑聖學

徧物之濟燕及宗祧至於法弊於涼而改爲官非其人
而變置御戎之策上下措國之勢安危據舊以鑒新去
彼而取此陶成萬化東在兩宫七廟垂無疆之休徼臣
與不朽之業干冒宸扆臣無任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二首

臣竊言耳目之官紀綱所寄得人則百寮用憲舉枉則
庶職不凝豈圖眷求猥及孱朽臣中謝伏念臣帥心孤
陋賦性朴愚宣力三朝螻蟻之心未報親逢二聖犬馬

之齒既衰智已耄而見事遲才已拙而於用少補早衣之鈌空慙折檻之忠拜青瑣之門未有迴天之力執銓衡無山濤之識侍帷幄無史魚之風忽被除書進丞執法方虞官謗更蓋寵驚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淵默以行四時文明以首萬物有知人不蔽之福有念功無疆之休憐其後凋收置近列惟是言責實難人才黑白分明仰恃聖心之虚佇米鹽細碎敢塵天聽之崇高雖自誓言終憂隕越

司繩宫省之中清道輦轂之下領職甚要用才匪輕豈伊冥頑遽叨任使中謝伏念臣非窮理極深之學無經遠濟務之材諸生策名華髮在服昔荷先朝之識拔令蒙二聖之眷求待罪諫垣初無功於補衮典司選部曾莫効於澄源徒以天資重遲或許敦厚帝前講勸日近清光猥録微勤辱兹虗授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對越七廟緝熙百工至公無私大明不蔽直道而行於民上有譽則試之官能察知孤臣無有比德故因乏使式

付中司雖責重而憂深然主聖則臣直知人不易既依日月之明聽言則難敢忘藥石之報一心自誓九隕為期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二首

臣莘言懷中奪宣城之綬以畀從官望外得亳社之符益慚小醜不勤傳舍既見吏民問父老殫於財力之餘宣朝廷恵于鰥寡之意天實咫尺郡為股肱中謝伏念臣才資下中學術淺陋沈迷簿領久從州縣之勞清問

下民晩叨刑獄之寄在官曠守以殿投閒會開天臺慎東人物被先朝之識拔假郎位者歲年自狀短長無裨分寸為國宣力尚辨一城與民持平則有三尺輒傾肝膽昧冒髙明伏遇皇帝陛下一日萬幾六通四闢知人之福順于宗工卹民之深寄在牧守察其勤舊善於撫綏致茲蕞爾之材獲奉欽哉之詔臣敢不烹鮮期於不撓牧羊去其敗羣使蚊負山何錙銖之能力以塵足岳亦臣子之至情

護田閲歳初無尺寸之功乞郡治民已懼再三之瀆幸
天從欲守國近藩奉宣詔條慰拊鰥寡中謝伏念臣刻
鵠之學纔能類鶩割雞之技不任解牛頃將命江湖之
行所云補米鹽而已遭逢先帝制作文昌迪知九德之
材祗承六典之任實以蹇淺誤蒙洗湔雖懷松柏後凋
之心顧有蒲柳先衰之質惟茲外補不俟終更伏遇太
皇太后御聖人之時持天下之寶東百執事以熙帝載
重二千石以共民功謂臣早趨州縣之勞既習為吏付

以股肱之郡儻能牧人不以望輕遂兹器使臣敢不疚心獄訟勸課農桑迄收塵路之勤少答乾坤之造

代李公擇遺表二首

依日月之末光未殫報國悁桑榆之晩景忽慟窮塗輒輸將死之言儻動益高之聽中謝伏念臣生長孤外遇逢聖明學淺而智畀才拙而用少先皇帝擴收流落湔拔塵泥擢登清禁之班許以經遠之器二聖臨御四門穆清無補涓埃薦蒙釁策長地官術不足以富國丞御

史忠不足以回天少寬素食之憂得備維藩之寄重分
虎節出拊刀州雖受命即行驅馳夙駕而短生無祿隕
越路隅猶結戀於清時敢獻忠於未瞑伏願皇帝陛下
尊事耆老延登俊良緝熙六藝之光明靈承七廟之謨
烈盡子道以法舜之孝師天常以體堯之文國家膺無
疆之休微臣釋沒齒之憾
仕而服休雖效挈缾之智沒而獻直猶希結草之忠願
緩須臾之期少陳迫切之願 中謝 伏念臣學則無友於

國仕則無閱於朝智常病於遠謀器適宜於近用遇蒙
先帝擢寘周行登備諫工言不足以成務出將使指事
不足以分憂天秩六官妙選羣吏收臣江湖之外進列
文昌之班汔終元豐之年久司宗伯之典天地立極日
月並明不能退藏復叨任使髮白於民部曽莫裕於邦
財心盡於中臺亦何功於冡職重以直書延閣勸講露
門請郡以避素飡籲天而從私欲會乏蜀川之守遽叨
使節之行承命載驅猶憂靡及雖犬馬自弛於鞭策而

蒲栁盡至於冰霜忍死路隅敢輸忠藎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昭事上帝而長其變清問下民而察其微以包荒為用材之方以柔遠為御戎之策師用古訓而難任人勤國家一日之幾貽宗社萬年之慶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

惟孝惟忠生則縻於榮禄立功立事没猶戀於明朝伏念臣本以書生起從戎旅孝經論語承習於家傳三畧

六韜講聞於軍幕略知事君之義漸識用兵之機無路進身占名小校日逐裨佐稍達聽聞大臣薦論謂其了得邊事敕書戒諭許以臨敵制宜強虜在前矢石如雨羣鑾坌入戈盾成林至於萬死一生不敢瞻前顧後遂因將領委以郡符感極命輕功微禄過重念臣稟生河曲老在嶺南顧齒髮之凋零因土風之弊惡闔家癉癘終歲號呼老母終堂墨衰猶在少孫殞命薪火未寒臣之衰殘逮兹隕越將成異物猶仰清光伏願皇帝陛下

千年膺撫世之期百禄受宜民之慶永錫蒼生之福尚推枯骨之仁臣無任

謝黔州安置表

臣庭堅言昨蒙恩責授涪州别駕黔州安置已於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公參訖者聖恩寛大善貸曲成刳心隕元未足稱報中謝伏念臣草茅下士詩禮小儒濫階清塗厠列文舘誤蒙器使孤奉國恩罪在至愚刑兹無赦有司議獄期從鈇鉞之誅明主原心終全螻蟻之命

雖投裔土猶得為人此蓋皇帝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心有堯湯不蔽之福旁開用命之網或漏吞舟之魚顧兹未死之年皆是再生之日罪深責薄感極涕零重念臣萬里戴天一身弔影兄弟濵於寒餓兒女未知存亡不敢每懷惟深自咎窮鄉多恠苦霧常隂木石為親栁或幾於生肘日月在上葵敢忘於傾心報德無階惟忠與孝臣無任

奏狀三首

脩神宗實録乞外任奏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預聞聖朝大典實以為榮而臣才不逮人讀書有數見聞極陋無助闕遺罷免素飡已槩歲月重以老母年垂七十寢飯須人朝請坐曹義當夙夜退則有虧子職進則無補公家敢申犬馬之情仰望乾坤之造伏望聖慈除臣一江淮合入差遣問民疾苦得以効於吏功將母旨甘或少裨於孝治臣無任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臣昨於元符三年五月蒙恩自責授涪州别駕戎州安置復宣義郎監鄂州在城塩税并還所奪勲賜以江水汎漲不可下峽至十月又准告復臣奉議郎簽書定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以久客瘴癘抱疾累歲年衰病侵加以去年弟妹凋喪幾至無生十二月方得發戎州貶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至峽又准告復臣朝奉郎權知舒州事至四月至荆南又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

除臣吏部員外郎乘遞馬發來赴闕而臣到荆南即苦
癰疽發於背脇痛毒二十餘日今方少潰氣力虚劣重
以累年脚氣拜起艱難全不堪事方陛下始初清明萬
國歸往蕩滌瑕垢登用賢俊如臣才輕智短罪棄之餘
誤蒙哀憐洗滌驅策實深遭逢儌幸望雲就日之心而
臣天賦孤寒百疾所攻冐昧寵光清議可畏輒傾螻蟻
之誠上瀆天聽欲乞免前件恩命除臣江淮一合入差
遣假之數年儻漸完復尚堪黽勉自誓糜捐伏望聖慈

特賜憫察臣出於誠懇别無希望臣只在荆南聽候朝
旨謹録奏聞謹奏
臣所乞差遣如太平州無為軍一處實於私計為便
自荆南至臣所居分寧縣不遠臣已一面前去展省
墳墓即廻荆南聽候朝旨
再辭免恩命奏狀
右臣六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
已除吏部之命臣即時治行有日上道會臣亡弟所遺

三男因病連失二子臣亦不勝哀惱伏暑傷冷併作羸疾累日委頓不可支持已分實于溝壑幸得醫藥稍復蘇醒只今四體唯骨都不堪事度不三兩月不得復常不免以蚍蜉性命之情再干冒生成之造乞除臣江淮一合入差遣免於犇馳或至顛越道上重念臣與趙彥若范祖禹三人同時得罪竄逐二子已為異物不獲親見盛明臣以惷愚强顏猶在伏蒙陛下湔祓收用一歲四遷臣非木石實未知報稱之所豈敢眦睨謟除慢不恭命恭

惟陛下體堯蹈舜光宅天下不蔽之福無疆之休是以草芥賤臣敢竭愚衷昧冒再請它日或有繁難任使臣當刳心隕首不愧初筮謹具狀奏聞伏望聖慈曲垂聽許

臣前狀嘗乞太平州無為軍一處非是沽激實出至誠此郡公事少可以養疾圭田厚有補家貧臣以兄弟流落六年婚嫁多失時節今日得此於臣足以辦事非恃朝廷尚記姓名臣不敢昧冒如此

雜著十五首

莊子内篇論

莊周内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鵾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為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遥唯體道者乃能逍遥耳故作逍遥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為命其不中也因論以

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以為衆父父故作大宗師　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

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爾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為齊物之書涽涽以至今悲夫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絶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

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告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能領會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解

曉析訓詁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盖聞一而知一此晩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由此以進智可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奥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説盖漆雕

開在聖人之門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宰予欲於朞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漬孝弟之說不為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吐不仁之言至於如此盖若宰予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至誠内觀實見三年為衰已忘而强勉為之者將欲加厚

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暇恤人之議己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古之學者所自得於内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爲文章可傳後世辨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聽以耳而聽之以心於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内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

心寡過之術大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已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唯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為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為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跡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若合符節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其知者以為為無禮

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曽未能逺過淳于髡也揚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徳知言之要知徳之奥非茍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子雲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羣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

孟子此所以得罪於子雲也由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揚雄来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己者

勸學贈孟甥扶埸

軻闢楊墨功愈於禹仲子論詩汔紹厥緒喜鑿言易亦自名家一姓幾墜光綿其瓜嘉出江夏處濁而清河潤九里外孫淵明雲卿浩然爰及郊簡三詩連蹇尚書則顯咨爾孟孫望洋漢唐其勤斯文對前人光

解疑

或譏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為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捨己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

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歟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撻者有能離此三過者

乎昔陶淵明為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董隱子傳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未嘗見其醉連敗紙蔽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挾纊戰栗其面有孺子色視衆人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不滿一笑也或祈嚮願聞其方則曰無

能乞爾無它言皆玩人然狂而不悖高安劉格道純晚得之與為禮甚愿為置酒解衣衣之與言或時語不狂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熟視二十許人也道純得疱瘡如蓓蕾漬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数十隱子為和齊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士約買藥煮丹砂期未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來飲起握道純手曰冶金鑄銀奔馬即死禍乞一榼酒行歌而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留榼語旁乞人去矣數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純

不了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二十三日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杭荆江略洞庭涉脩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来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别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揜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期之别蠻中九年白頭来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無懷其情有不勝言者

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嚚訟異於它邦病在慈仁太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嘆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余嘗許遂以為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

廢吾不猛不寛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寛而不長姦宄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鴟梟且為鳳凰稂莠皆化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㒝别後懐思庭堅之来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己亥

黔南道中行記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紘堯夫傍崖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

號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為客煎茶過
大悲遵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游間一徑棧閣繞山腹
下視深谿悚人一徑穿山腹黮闇出洞乃明洞中略可
容百人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立嘗
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厥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
日中乃至蝦蟇碚從舟中望之頤頷口吻甚類蝦蟇也
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
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濶可容數人

宴坐也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来逺故耶壬子之夕宿黄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黄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歸陸羽茶經紀黄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媪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

夕宿鹿角灘下亂石如囷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磐石為几案牀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為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 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𥠧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瓶價甚平也携至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㩴得味既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乃知夷

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傅子正也

晁深道祝詞後名詠之改字之道

吉月穀旦晁氏深之字爾深道發書祝之咨爾深道聖學無蚕與其闖於門不若觀於奥昔在聖人行深道時照藴處空萬物君之魚涔在淵深則不獲井有寒泉短綆不食深器者工深稼者農深利者賈世守者為宗宗其一家出門則病焉深於道者不官三宗者聽焉窮則帶索達則華衮惟學無止自深其本

徐氏二子祝詞

徐氏二子總髮承師爰卜令日冠而字之孟氏曰麐其仲曰麑字麐子西字麑次西咨爾子西孔作春秋當一王法文成致麐啓迪後覺一角儀儀游聖賢宅出於西狩爰瑞聖功疑若可羈豈其犬羊謂予不然視經卒章咨爾次西孟孫得麑授秦巴西歸而求麑與兒女嬉曰子不忍其母旣子之矣荷戈逐之頃也以傅其子樂羊殺敵恐怨不深啜其子之羹三軍推鋒卒取中山魏侯

賞功而疑其心人而棄本效我以忠反巇與同賈子求
通予是以知巴西之罪賢於樂羊之功昔在孺子生芻
一束少長甲薄之域躬此盛德其在有功遭世險傾九
死不悔以持刑平先民載德以篤後慶爾尚對于前人
緝熙爾姓惟爾東鄉厲夜生子驚鄰請火不能待旦恐
其似我終身為惡願其不已若彼饕彼嚚亦包終身之
羞而無一日之樂耕而鹵莽爾苗則枯耘不竟草秋稊
湍莒爾蓺其禾天不能黍惟爾東鄉日篤于孝毋慢游

是好博爾詩書以廸有造俾麔與麑是則是效

覺民對問

弟仲堪温恭而文好學之氣方愛日而未倦也庭堅字之覺民覺民曰願遂聞之應之曰自勝之謂强能任之謂堪聽莫宜於反聽明莫宜於内視强莫宜於自勝古之人能披折萬物獨見本真能自勝已然後有形有物皆為服役故其自任曰吾天民之先覺者也吾將以此道覺斯民也古之人未聞此道則發憤而忘食聞之則

樂以忘憂守之則不知老之將至覺民曰我始於何治而可以比於先民之覺問之曰若善琴何自而手與弦俱和曰心和而已若善篆何自而手與筆俱正曰心正而已曰然則求自比於先民之覺獨不始於治心乎覺民曰詩云思無邪思馬斯徂其斯之謂與曰然遂書而贈之

全壁字說

長林全君壁問字於涪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之曰壁

者成器之玉也其溫潤縝密清明特達天之粹美也體圓而性剛又其天德之純也夫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舜在父子兄弟之間遇人之不幸而舜盡其心於孝友使頑嚚誕傲蒸蒸而爲善不至於姦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孝之粹也傅說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典於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顛沛責善責難終其身而不倦此忠之粹也栁下惠與鄉人處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季子辭國而

邮吳之社稷子臧辭國而與曹之存亡此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玉德者也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畏友喜君子之名而不舍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珉而非玉也彼珉之為物似温潤而不澤也似縝密而不栗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天粹之質可以琢磨而成器故予為之言

侍其佃字說

戰國時風聲氣俗之陋也故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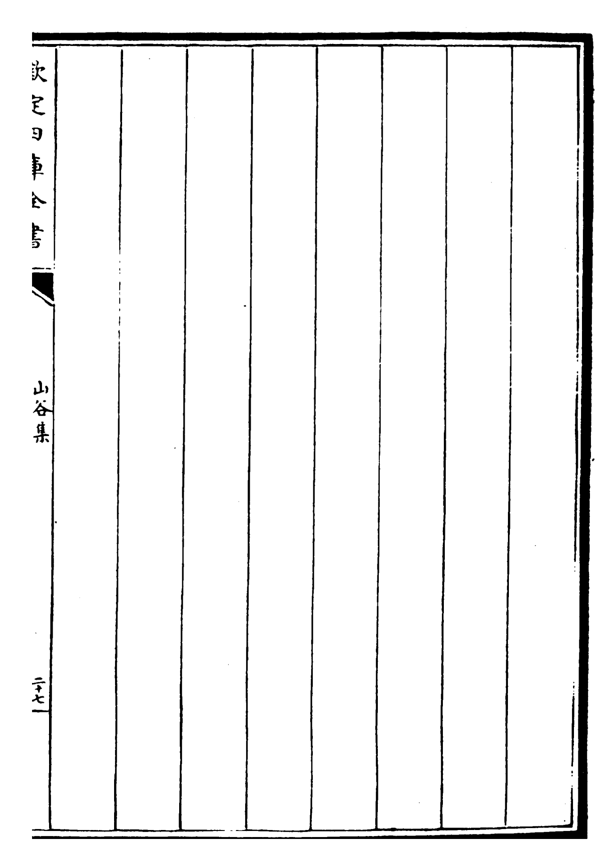
如遇合涪翁改之曰農當力田有時乎逢年士當事道有時乎遇合故字佃曰仲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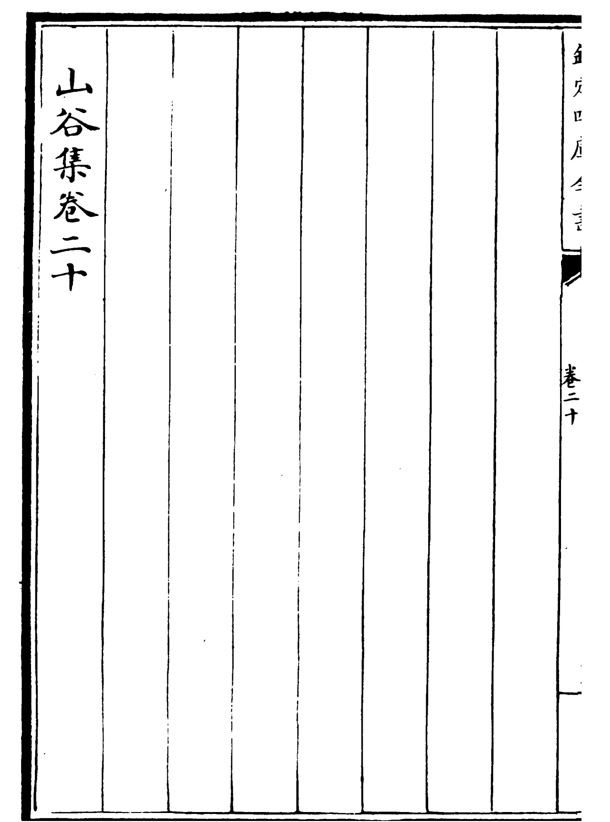
評李德叟詩 秉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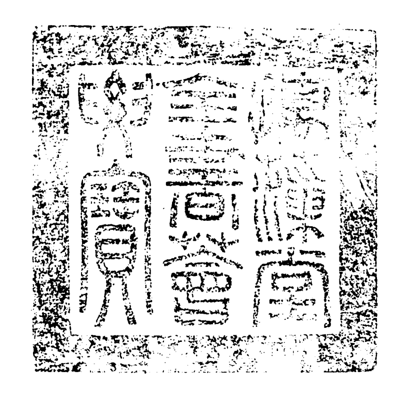
孫莘老嘗以德叟詩一軸示予曰子試為我評之予對曰再過普惠七言石人道中表字韻國朝以來能者不過一二人而已韓退之所謂横空蟠硬語妥帖力排奡惟此詩足以當此語昔嘗見其汲汲淺源今又見其金玉井幹矣莘老大以為然

書倦殼軒詩後 洪玉父軒名

潘邠老家得詩律於東坡蓋天下奇才也予因邠老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友陳無己學問此其淵源深遠矣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師川亦予甥也比之武事萬人敵也因五甥又得潘延之之孫子真雖未識面如觀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夫九人者皆可望以名世予猶能閱世二十年當見服周穆之箱絕塵萬里矣




山谷集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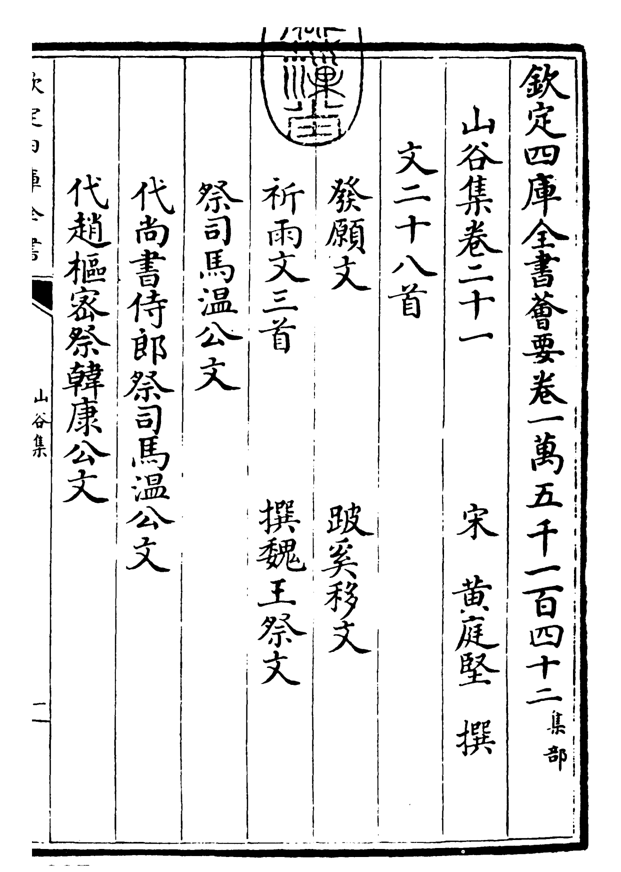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山谷集卷二十一　　宋　黄庭堅　撰

文二十八首

發願文　　跛奚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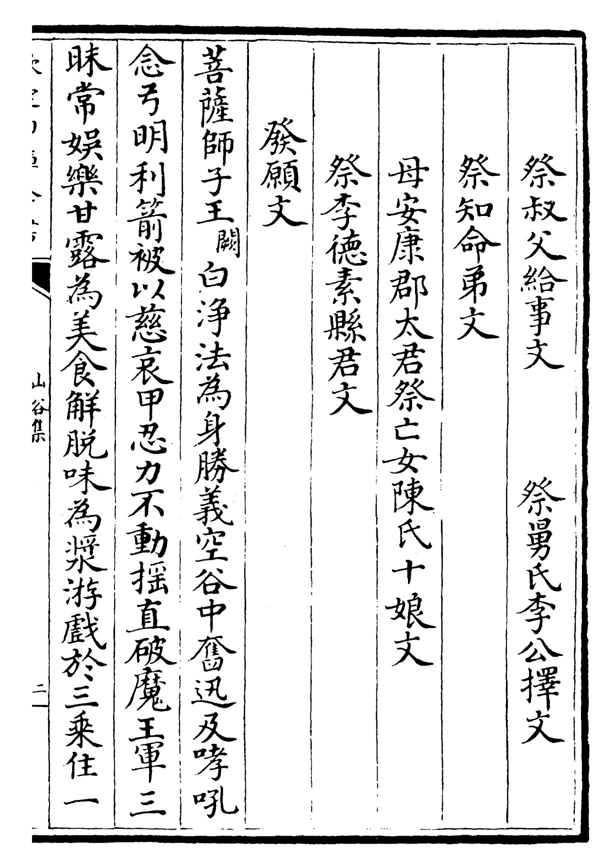
祈雨文三首　　撰魏王祭文

祭司馬温公文

代尚書侍郎祭司馬温公文

代趙樞密祭韓康公文

祭判監王元之文
祭郭給事文
祭畢朝請文
祭姚大夫文
祭李承議文
祭李元叔文
祭徐德占文
祭劉凝之文
祭范叔才文
祭李彥深文
祭周晉叔文
祭王補之安撫文
祭李仲良長官文
代宜州郡官祭党守文



祭叔父給事文　　祭舅氏李公擇文

祭知命弟文

母安康郡太君祭亡女陳氏十娘文

祭李德素縣君文

發願文

菩薩師子王闕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為美食解脫味為漿游戲於三乘住一

切種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語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来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觧脱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来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来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来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隨地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刼一切衆生為婬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刼一切衆生為酒顛倒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

吞熱鐵丸經無量刼一切衆生為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願我以此盡未来際忍可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宅教入一切智隨順如来於無盡衆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十身洞徹萬德莊嚴於剎剎塵塵為我作證設經歌邏邏羅身忘失本願唯垂加護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

跛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蹣跚離

跳不利走趨顙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廚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長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屨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

自絶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爭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内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鎗瀹釜科簡蔬茹留精黜粗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䪥臼晩用薑葱滐不欲焦旋殖

不欲黄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沸鼎
斟酌薌芼生熟必告姨㜮臨食爬垢撩髮染指舐杓啜
截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闢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
蠲潔寢匙覆碗陶瓦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牡牝相
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器織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
染衣增色梔鬱為黄紅螺砑光挼藍杵草茅蒐槀皁漿
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
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闢閑護草竊飲飯猫

犬堙塞鼠穴凡烏攫肉猫觸咼犬䶂鎗鼠窺甑皆汝之
罪也春蠶三卧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
葛蕉任絺綌錫䟴手作無有停時紾緝偷工夫一日得
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緼烝扇涼蜜氷薫艾出蚊氷盤
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懐彈驅嚇飛鳥無得吮
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瘇痢泄嘔天寒置籠衣衾畢烘
搔痒抑痛炙手撋凍無事倚牆蘱屐可坐堂上聒呼傅
聲代諾截長續短鳧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

之為汝能之不跛奚對曰我跌於是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黄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祈雨文三首

晩稲既苗植禾將粒雲物不雨西南其風高田塵埃下田龜拆歳且無入柰何斯民維爾有神庇民以食能出雲雨化災為穰吏將率民豢牲釃酒以報靈德豈不休哉

今歲雨暘時節旣登麥而美禾迺五月辛巳汔于今不雨以風粒者將不得堅栗苗者將不得遂蕃㾂牛而耕汗背而耘者將不得食將無以奉輸貢賦供給祭祀官吏且失其職故以吉日丙寅夙夜駿奔並告於爾神蒙神之休荅以膏雨而漏下不能三刻星斗晏然使人視四郊之枯槁色故自如鄙諺有云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春夏之交神賜厚矣豈於幾成而敗之神聰明正直其忍不終惠民吏職不虔獄訟之不得其情使

之或奪其時吏則有罪神降灾于厥躬勿俾民病尚享

維吉日丙寅奔走丞佐以歲事謁于廟庭靈雨其濛為

惠未徧越戊辰實用不寧身率羣吏靡神不宗過蒙明

神降鑒勤瘁忘長吏之罪而大庇民隕雨未申之交畎

澮皆盈早苗蘇醒民有慶色轉相告語實神之雷風與

民成功澤則優渥乃巳巳庚午天高日照四無雲陰雖

蟻集於丘魚喁於淵膏雨祈祈殆不可復愚民冒陂池

之澤至於昆弟以鋤耰相逐雖風俗之不美吏化之未

加抑亦有以使然惟神血食此邦分風之柄呼吸晦冥足以解紛善歲捐神所易成吏所難是用憭怛三請神其終賜之俾民知神之〻光烈咸神永有依歸及其牲牷肥大酒醴酎甘將教民美西成之報焉尚饗

撰魏王祭文

維叔父令德孝恭惟英宗神考嘉乃懿德大啓土宇圖寧我家茲予冲人奉承慈訓叔父秉德在庭惟喜康共今天降割股肱其虧何痛如之卜筮来咸塗屋于野輴

車即路酌以薦哀尚饗

祭司馬温公文

嗚呼盛德之士幽明助之家職補之民瘼去之蟄老在邦誰能侮之帝臨明堂公賁于位歸咎無鄉天則雨涕匪天奪之乃公盡瘁民望公起百身贖之日月川流窀穸有期馳心墓門官有事守臨穴寫哀寓此巵酒

代尚書侍郎祭司馬温公文

嗚呼裕陵遺弓天下岌岌九鼎既安烝民乃粒其功在

天其信在人兩宫孝慈百度日新其天伊何天子聖文
神考之子英祖之孫其人伊何公來自西民以安堵曰
我公歸天生公德二聖著龜以民為基守以四夷少年
推鋒勿在王庭我覲縉紳皤皤老成九月丙辰鰥寡無
蓋維斗西柄有星見沬輿人之占憂在國棟公果隕傾
中外震動太平之基維成未落風雨漂揺今則有託王
命調護遣車有期平生一觴涕泗薦之愛在斯民信在
王室公其無憾降享苾苾

代趙樞密祭韓康公文

明珠白璧不言而出九重之淵天球河圖不出而為萬乘之器高歸之里實生八韓皆世望人康公為冠嗚呼康公自任之重足以鎮羣輕自致之誠足以動萬物極文武之任以白髮行吾志則有餘奪山林之日為衮衣於公心其不足聞道於耳目之来後凋於氷雪之寒公則有之出處何擇至於正色端議濱九死而不回齋心服形承大祭而不悔忘三公之勢以下士均萬鍾之禄

以睦宗人之難能公則燕譽而不百歲復歸本朝老成隕傾吾則安仰瞻辱門下三十餘年棠棣交陰芘此孤弱學問暗淺公借光輝性資重遲公極推挽尊俎之色如對於前教訓之音猶在於耳英風義氣忽成蕞爾之坏乾肉清觴来哭燕居之几萬事已矣嗚呼柰何

祭判監王元之文

嗟維公不綵競略世務觀本性德涵俗不磷緇明照了不偏闃位官師簡辭命諧兄弟有嘉政裒底春食晏安春

公安之均萬鍾與人交漫舞察公之心爛白黒来施施
氣坦夷久與游徳無疵友畜我實予師相呴濡問寒飢
我祖南飲公醉令我歸拜公櫃壽七十可無悲懐平生
涕交頤酒則醹肴孔時公不御令安之公多子禄仕微
延譽處援險危可致力我勇為天昭昭予敢欺尚饗

祭郭給事文

惟公徳性柔嘉器能優裕遇事從容而有斷臨民寛静
而不煩繡衣立朝邦之司直朱輪治郡人有去思蚤游

功名之塗晚行止足之語揮賜金以延父老遺舊德以
食子孫官登左曹考過中數於公所欲可以無悲庭堅
等登門有年傾蓋若舊銜哀致奠終無所辭尚饗

祭畢朝請文

惟公才能應世事實副名靡職不宣飛聲紫庭持節關
隴吏清刑平天子惠遠擇牧廬陵以公来尸方且圖功
此邦風土教訟懷律聞公明慈望風投筆公来勤勞直
究問疾三月報成小大如櫛燕及縣邑簿領暇逸天開

粉省飬育永𤣥期公入踐膺受百禄如何鞠𣅀風火遘災猶不告病聽民郡齋人望公起奈何永歸生存華屋槁木四壁大旆高牙銘旌數尺升堂笑語雨淚来哭肴芳酒潔公不能嘗文以為哀衰𮂵湧隕觴

祭姚大夫文

惟公敦大忠純表裏披盡孝友兄弟家無間言蔬食葛衣同一緼袍起佐州縣亟聞能聲或裨或專民戴父母飲氷食蘗力難自修十年去思由在嶺表晩以譽命牧

民廬陵維此廬陵險而健訟有政於此牛羊治之公来
殊科有鋤有植鋤斵强梗植培柔良夙夜在公問人疴
痒小心畏義罔漏一毛半罰十笞匪躬不決民信吏畏
公不處休公力勞勤以疾卧閤公不朝食人皆失聲嗚
呼哀哉先子及公同陞吏部小人得邑實佐下風公不
吏之曰故人子以官上府館置燕私恤其甘旨乃訪民
瘼盛德往矣誰庇誰師哭公寢門秋日陰雨几筵如昨
公不升堂祖車在塗公不就馬牲肥酒潔公其来甞滄

江東逝有淚如此嗚呼哀哉

祭李承議文

嗚呼人具五福曠世千一覯君初終優入其域夀則耋老富半其州耳目聰明一作耳聰目明胡考之休種徳不倦託于有秋子孫繩繩官學昏嫁牖下治歸笑言而化子大夫公有譽薦紳宗族稱穆鄉黨歸仁薫然慈良惟君有之在朝敬恭大夫似之昔我兄息歸君之孫我家不造姻婭孔云我投鬼門日與死迫衣我食我再見天日君

之捐館我在戎僰送車百兩莫助引紼南郡安陸不能三舍我馬有羈莫拜墓下有核維旅有酒維醑一作明清寓文寫哀文不逮故一作逮情尚饗

祭李元叔文

嗚呼元叔之義世不可少赴人急難秋陽皦皦奉親色難慈友諸少家人絜齊門巷灑掃築室聚書延聘師表青青子佩如魚游沼凡厥富室乾沒紛擾君常宴然萬鍾忽眇壽母令妻升堂宴笑慈以旨甘歌舞姝妙里人

欣欣皆謂之好攝提季夏含有鵩鳥屏藥治歸竟夜無
曉邑人奔走上下是禱人亦有言葢棺事了生榮死哀
誰謂君天我遷黔戎形影相弔衣我食我歲使交道立
爇望楚山複江繞屬辭羞奠氣結天杪平生不昧尚享
馨醥嗚呼哀哉

祭徐德占文

嗚呼德占文足以弼亮天工武足以折衝樽俎識足以
超萬人之毀譽量足以任百世之榮名璞玉渾金未加

繩墨不借一臂而自發於林丘大臣歌肯来之詩天子興見晚之嘆一日而三錫命驚動漢朝試之難能無一不可迎刄而觧目無全牛决獄大疑手平如水論議魁壘氣吞西州鯤之為鵬垂天其翼志九萬里未出戶庭泰山覆於前天作奇禍忠肉義骨豺狼甘心巍巍堂堂萬事盡矣嗚呼哀哉惟時睿聖制作斯文顧申公之無奇倚壺遂以為相提師十萬墮敵計中凶語上聞天光震動嗚呼身膏原野而葬衣冠於故土親逢堯舜而即

萬鬼以為隣自古以為才難才者又至於此臨其穴惴

惴其慄嗚呼奈何酌酒祖行能復飲否心折無幾有淚

如江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凝之文

嗚呼公乎智謀足以御困剛毅足以行可獨清足以軌

物自勝足以立我兀者造而歸全諒無地以棲禍方燕

及於来仍閲門戶之嵯峨忽厭俗而去仙違白日而蜕

卧亡吾黨之一鑑哀楚望之傾陊伊曩時之倦遊實骪

髒而坎坷遂捘𠢆於頳尾置嬪息於寒餓來骨跳於江
湖訖有屋於春簸執盈虛以化物取衆弃而致夥間江
曈之有秋上橘柚之歲課開亭觀之百楹孳緑竹之萬
箇裹餘夂而不試故優裕於菑播據几杖以彷徉樂知
識之來過味龐公之幽禪觀有物於石火歲三會於涒
灘訖初志其不挫維歐陽之文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
名而成三何巧舌之能破齒髮踈而戀嫪坐衰氣而不
果載銘旌而來歸遺稚子以危貨彼聞公之清風亦何

面以承唾初不肖之及門輩諸孫之孩嬬公慈祥而豈弟獲聞教而侍坐欷歲晚而升堂見虞主而淚墮湛樽酒其儻嘗列羣悲於楚些

祭范叔才文

嗟嗟叔才天畀厚矣不畀其全穀禄之不腆嗣世之不傳不得分願又不得年懷利器而不試亶生人之多難嗚呼哀哉高明如山萬仞壁立軒昂人羣富貴其集倚階青雲方屐初級而官止一省郎壽不過四十彼青雲

之諸公君視誰其不及嗚呼哀哉君材敏強處决若流

游𠬝恢恢不見全牛笑談樽壺吏功舉修推其嬴餘逮

及僚友揚善補過丁寧握手極君之能剸劇撥煩雖君

怨仇不能間言康强食飲搢笏垂紳卧病幾時一别終

天塗窮日没萬事盡然清明競爽窘拘一棺孀妻孤女

至哭几筵嗚呼哀哉旐於西飛歎聲湍路莫如予悲婚

姻之故酌酒祖行君不能舉臨觴大哭淚落盈俎嗚呼

哀哉尚饗

祭李彦深文

嗚呼彦深華路泥塗賢於駟馬之駕席門風雨安於數仞之堂體狐貉之温而不耻緼袍壊絮知膏粱之味而不厭脫粟寒漿終一世而阨窮内不疚其何傷維相知之不早始傾蓋於汝陽披蓁叢之瑣碎見紫蘭之孤芳沉深而敏學易簡而庭方鄰非仁而不覿粟非義而不嘗遇人情之難堪既摧折而愈剛號飢寒之湍屋仰歸鴻之南翔擁羣書而寤嘆擅榮觀於文章論若人之豈

弟謂百歳而康强忽静寐而不覺問歸来兮未央去親
戚與朋友即萬鬼而為鄉嗚呼虞氏之不為政久矣士
不厭於糟糠載固窮以軏世魯人至今傳其恵康身與
螻蟻共盡名與日月争光我觀古而視今信吾友之不
亡所以發書而掩涕不忍癡孤與蚤孀撫弱女而教男
定子宅于南山之岡有謝公之知子固特達於珪璋在
吾儕之可力尚終始而就将衰歳月之徂秋悲風號於
土囊託千里而羞奠肴具潔而酒香思曩時之笑語同

飲食之淋浪列撐蒲之花燭呼五白而繞牀儻神理之不昧以斯文而舉觴尚饗

祭周晉叔文

豫章黄庭堅洛下王琳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晉叔周兄之靈嗚呼晉叔遂至于斯天奪善人賢愚一詞自古皆有死君子以息君年四十則奪之亟終日怡怡恭順孝慈一朝失之誰能不悲君材齊敏練達世故風雨如晦不渝其度雍容和平不驕聲色事不後時

物無伏情庭堅在僚傾蓋如舊琳辱君游義兼昏友平時相從尊壺奕棋勸善舉過笑言嘻嘻一日不見使人詠思寄聲安不借問宿昔子不来過我必往即萬事渠盡華堂山阿無復見時嗚呼奈何問君何之君不能語祖筵一觴其有一作淚如雨尚饗

祭王補之安撫文

黄庭堅謹以清酌羣羞之奠敬致祭于亡友補之瀘州安撫使君之靈曰嗚呼補之奇耦有數天不能櫂跖耆

回天瘤惡施姸無若之何而歸之天以道觀之其種則然嗟嗟補之遂至於此人亦有言諸君不死我觀使君榮悴不易則於死生如時啓塞如浮屠人割之不瞋彼旁觀者怨忿歎呻我觀使君忠厚而文天地仁氣成此粹温中和惠宣民神是享孝慈雍睦宗族教養德義祁祁充實有輝雖其怨仇不能間之厥初筮仕以文自挽翺翔臺閣自以遲晚投筆執戈圖萬里侯不得當虜白首防秋撫師瀘南方牧拭之英州騏驥便蕃錫之使君

為州撫夷聲夏詩書禮樂遠近柔化舉用文武當其器能威而不怒慈哀勸懲吏奉繩墨民勤耒耜其罷而歸父老出涕解印厥明忽其賈傾州人震驚哭之失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哭李將軍今猶似之退之竄潮經桂林伯遣從事賢弟遂闕色使君於我無平生懽自我投荒恤予飢寒有白頭新有傾蓋舊三月渡瀘一笑握手誰云此别遂隔終天臨風寓奠有淚如川嗚呼補之其尚饗之

祭李仲良長官文

嗚呼仲良遂至於斯母老妻少君獨何之嗚呼哀哉昔我外妹歸君伯氏以是瓜葛不我遐弃元叔無恙我竄荒遐于黔于棘恤我無家我未還東元叔下世急難其誰羞奠賫涕萬里遣客來寒來溫仲良之義如元叔存我病荆州幾死衢路涉夏徂秋君三來顧笑語而别忽聞訃音失此豪士使予霑襟白髮在堂不當弃去有子有弟君亦何負能人急難立義不傾我與元老能立君

名薄歸上冢不得身往寓奠一觴君其尚饗

代宜州郡官祭党守文

惟公孝慈奉親忠勇從軍自微至顯常以策勲公清為郡恐不氷雪誰能白髮皎皎一節方吐嘉謀蕩賊巢穴如何不淑松摧五折憂民憂國糾糾桓桓忽方不見萬事一棺嗚呼哀哉某等趨承下風教誨提挈南有樛木失此蔭樾昔者賔次今則升堂平生宴笑慟哭薦觴嗚呼哀哉

祭叔父給事文

嗚呼叔父忠信足以感欺慝和裕足以諧怨爭行不祈報之施為不近名之清孝弟達於草木勤勞載於朝廷謂當朝夕三事光輝九族白首庇民百僚是戒黄扉青瑣曽不朞月如何昊天殲奪斯亟嗚呼哀哉在昔叔父典獄宜春牧民會昌恐一不情視之如傷司農討論御之補察持節賑饑鰥寡受職六年在晉民可即戎教之信義不奪農功兀祐考績民兵靐政監觀四方維晉不

病使君奪印以謝逋逃維叔父留才即民曹是將使節
并護隴蜀食茶乘馬吏夏各足入佐冢司與聞和羹起
居柱下日著清明人謂叔父宜在帝側山龍黼黻潤色
冢職二聖材之俾承密旨有冤沉獄無根受詆叔父拜
章極謝罔功亦憂兵革遂到闢中日月照臨白珪無考
來給事中方將未老陰德在民民功在邦善士彈冠豈
惟我宗嗚呼何負於神祇忽遽隕傾越在襄荊聞訃顛
踣荼蓼薫心無淚續哭今我不夭又失叔父彼蒼者何

忍此窮露兄弟之子猶子然有是言叔父拊我我乃信然平生拜至教誨笑色今哭歸船斷旌柎木几筵在堂不聞金玉之音酌酒不觴落涕隕心嗚呼哀哉

祭舅氏李公擇文

盛德之士神人所依珠玉在淵國有光輝方時才難公隕于道彼天悠遠莫我控告士喪畏友朝失寶臣我哭之慟不惟懿親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温温不試任重道遠内行純明不鈇不疵臨民孝慈來歌去思其在朝廷

如圭如璧忠以謀國不沽孑直熈寧元祐言有剛柔公心如一成以好謀十年江湖晬然生色三年主計鬚髮盡白宅日謂我何喪何得我知公心謀道憂國出牧南陽往撫盆部稱貴辦嚴笑語即路天下期公来相本朝奄成大夜終不復朝嗚呼哀哉我少不天殆欲堙替長我教我實惟舅氏四海之内朋友比肩舅甥相知卒無間然今天喪我舅氏傾覆誰明我心以血繼哭平生經過為我舉觴沃酒棺前割我肺腸嗚呼哀哉

祭知命弟文

君歿荆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悍恃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豪氣窘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糜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轝絶慟一觴君其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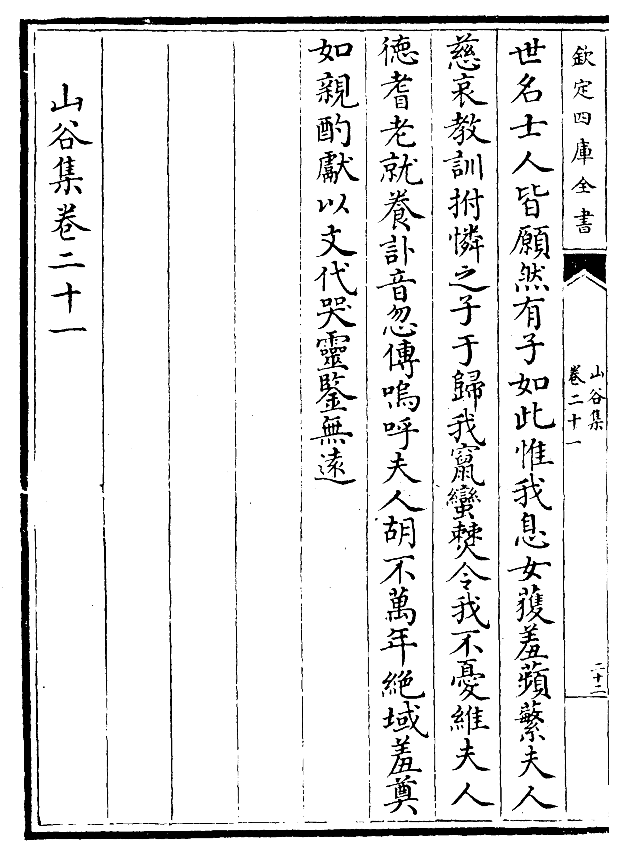
母安康郡太君祭亡女陳氏十娘文

汝嫁十年五歲歸處姑章不呵知我憐汝我徂江南三

年搖搖元豐甲子汝兄還朝道淮泝洛望汝来寧不聞車音乃聞哭聲汝疾何藥汝斂何服臨絶之情不能我告哀憐至骨哭淚至泉我創如新于今七年乳毋来歸壻亦繼室昔所抱兒亦既結髮惟汝面目永隔枯木嗚呼昊天忍此荼毒么於客土勤我夢思日月之吉宅窆有期我病在牀不能奮飛寓奠千里文不及哀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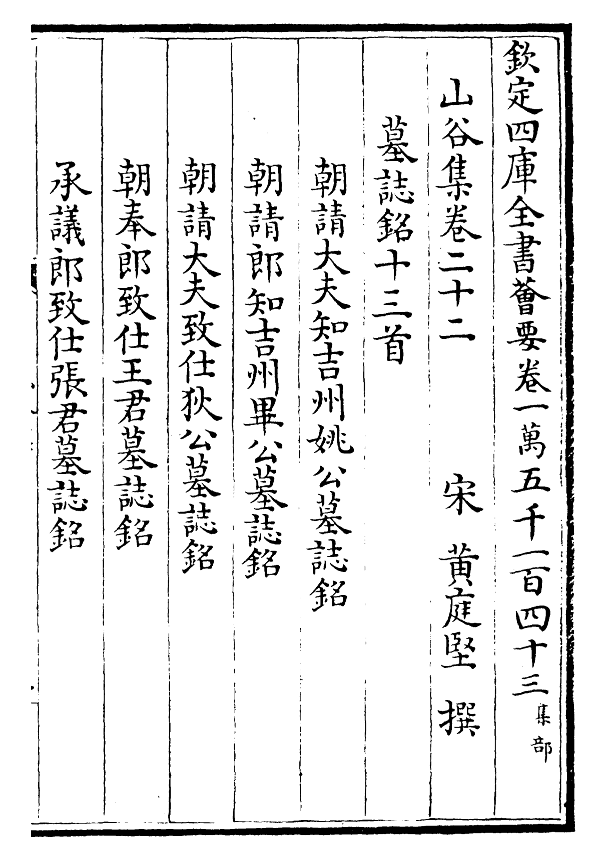
祭李德素縣君文

嗚呼夫人幽閒静恭来嬪大家肅肅雍雍婉德娿賢爲



世名士人皆願然有子如此惟我息女獲羞蘋蘩夫人慈哀教訓拊憐之子于歸我竄蠻僰令我不憂維夫人德耆老就養訃音忽傳嗚呼夫人胡不萬年絕域羞奠如親酌獻以文代哭靈鑒無遠

山谷集卷二十一



山谷集卷二十二　　　宋　黄庭堅　撰

墓誌銘十三首

朝請大夫知吉州姚公墓誌銘

朝請郎知吉州畢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狄公墓誌銘

朝奉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吳君墓誌銘
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知順州陶君墓誌銘
西頭供奉官潮州兵馬監押尹君墓誌銘
左藏庫使知宜州党君墓誌銘
朝奉郎通判涇州韓君墓誌銘
朝奉郎通判汾州劉君墓誌銘
鳳州團練推官喬君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陳君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吉州姚公墓誌銘

元豐辛酉八月己未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姚公以疾卒于州之正寢屬吏豫章黄庭堅旣哭公于堂弔問諸孫退則論撰公之世出官次躬行吏考遺諸孫使求立言之君子銘之其孫洸沆曰實以某年月某甲子奉窆穸於錢塘之某原舉先夫人祔焉維先人之治行它人所不能言銘先人宜莫如子不得辭遂銘之恭惟姚氏其自出甚遠其後乃占吴興武康察及思廉父子以吏顯

璹元宗皆武后時宰相而元宗汔相泰陵名重天下姚氏遂為中州姓族與唐俱盛衰有仕江南李氏以軍伐補東布洲鎮遏使者諱璯李氏納圖籍遂歸田焉是為公之高大父東布洲令通州之凈海也故公為凈海人曾大父諱某皆有潛德在田里及公起家仕至中郎累贈先府君刑部侍郎公登慶歴初進士第由縣尉至作州所至各有能吏名九遷為職方郎中會新格以階寄禄故今為列大夫甞以博士勾當廣西經略使公事廣

東西新去兵火所向瘡痍者未起公招慰拊納人就耕

食使者視成以書最知虢林州三歳未嘗論决大辟今

天子即位遣子弟修土貢例當推恩公六子皆未仕遂

不遣子而遣其弟旁郡不能者多愧之通判杭州州東

挾漕河皆民田白龍澤岸善決毀民成功公至則為捍

水隄於今以有年其為吉州蓋以揉熟世故左右文法

又其資長者始至承前守留事訟訴盈庭逮報受書數

吏不勝舉舞文吏亦以嘗公公色夷氣平徐徐區别皆

盡人情而後境中日以無事出報謁賓客一府皆驚公忠信孝友好學不倦下士如不及任職直前不為後日計禄仕垂及四十年奉身菲薄而棄諸孫之日衣才可以斂帑才可以具喪而諸孫無以歸其砥礪廉節不減古人公諱某字某年六十有三夫人某氏有封邑於金華先公七月卒六男子長則洸虔州司理參軍滂蘄州蘄春縣尉汲滌沅澥五女子適某官應昭若某官阮之武某官劉敏修敏修之配既没許以繼室歸之而未行

也銘曰

諸姚有聲望自吳興唐遷江南乃籍金陵有以武功

執戈海浦連其曾孫耕食不去公舉進士興于畝桑

勤官下邑薦者交章從事桂嶺別駕海碣奉公恤民

如我饑渴初不赫赫去思則多及為廬陵下車以歌

宜壽富貴而不克享勒于銘詞封恨黃壤

朝請郎知吉州畢公墓誌銘

吉州太守畢公以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巳丑歿於理所

屬縣皆来弔哭越厥月已亥咸集乃稽度初終圖建不朽謂豫章黄庭堅曰我公好學力行能仕立節安可無述其孫平仲伏哭且言實将以某年月某甲子葬於浮光先光禄之兆先夫人趙氏繼室夫人滕氏皆祔焉則會有僚詢事考德勒之金石公諱某字某銘曰

嗟惟畢公弼周祚國厥興来仍有萬吉卜暨卓至誠文獻方轂中原之季託植南邦高王父璵始籍浮光有息濟美執經躬耕王父中正贈官中都先人諱京

實光祿卿公舉進士以親受福初載州縣薦書一束
丞佐祕書主簿國子牧民咸平以奉常上佐調兵食
五十七州輸錢轉粟使者借籌考牧至遠䚢䚢羊牛
惠深與磁維二千石熙寧甲寅河食我壁聯桴委粟
調護老弱降兵築室不請隣羅流者歸野止有麰麥
公厨告病貧之私篋羸迨其去歸折券不征持節闗隴
百城竦竦滄被廉秀劾遺贓冗都尉輕車尚書中郎
肅肅雍雍象服左魚朝奉朝請實維新書吉在江西

素號難附公父母之苦語教訶曽是健訟化為舞歌公生戊戌歲復元首我民無禄公疾卧牖上章請老王命休之拖紳拜賜屏藥治歸哭者隕涕孰能使之其配趙女椒不盈升来繼婦職汝陰之滕宜其家人厥年不登有婉淑女来自莳菲壼儀柔嘉維妄李氏能力大故哀恤應禮公子三男恵連有荾平仲和仲季未勝衣盖七女子伯嫁而死四歸以時三處未字長倩孫婿淮海維揚大梁開封羅適魏相濟陰曹南任

氏元常藹藹諸壻官學譽處人亦多公擇士歸女公
姿忠純言可信期秋陽皦皦表襮不施力學好問留
次積藏有來洛求傾寫河江稗官所收齊諧所記炅
轂流膏坐客疊亹奉已純約與人務惇錦衣被纈不
有其文世家多財而不安富惟避分貲以殖季父孩
養羸露爰及昏娶吏事儒雅孔惠且明不張聲勢隱
哀索情髙明顯融萬鍾應有慈祥弟友訖不中壽非
𢑴其身或昌厥後浮光之麓楸柏既林鑱詩立宅亶

古求今

朝請大夫致仕狄公墓誌銘

公諱遵禮字子安唐大臣梁公之苗裔避五代亂始去太原稍占籍湘潭間公之季年乃以孥家食于荆南而墳墓實在陽翟祖希顏徐州録事參軍贈兵部尚書父棐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亦贈工部尚書公之伯氏遵度字元規名士也故公之學問淵源近前輩有所聞則行之少以父任試祕書省校書郎三遷為大理評事知

湖州安吉縣明州鄞縣稍有能聲以大理寺丞通判成德軍通判蜀州賜緋衣銀魚又通判江寧府知興化軍發運使改鹽法薦公知漣水軍廢軍為縣改知沂州未上選管勾牛羊司罷知淮陽軍避高遵裕改通州於是七遷為尚書駕部郎中賜紫衣金魚改朝議大夫管勾崇禧觀以本官致仕以子明遠任右朝請大夫進左朝議大夫致仕六年乃卒享年七十有六實元祐九年正月也勲上柱國爵西城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户夫人壽

安縣君鄒氏七子長則明遠次明復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次明權蚤卒次明通郊社齋郎次明忠假承務郎次明述明昭三女子嫁通直郎吴充禮蘭溪尉沈道宣德郎沈遜在安吉時馬尋守湖州少公恐不任事安吉大姓俞氏所為多不法前後令不敢擊俞氏私釀酒椎牛會客公捕得劾治尋大驚曰乃能如我少時在鄞縣縣中號無訟乃築亭觀延閩人章望之表民與講學士子頗歸之表民集中有與狄子論事則公也在興化時

邑中仕家十八九賔禮秀孝摧折強宗興温承秋蘆之陂溉南北西洋民食其功去而祠享之其為通州颶風壊民廬舍老幼夷處勞來勸戒不以遺後人公天資敦厚不道人短長仕官且然其所知雖大利害以與人不知資已待僚屬盡敬見其一長保薦不以疑似小過輕絶之元規早世嫂劉夫人少寡守二女公事嫂撫孫子不愧古人退居與父老款曲未嘗入謁府縣訖于牖下言笑而終不以疾痛嗚呼可以無媿矣明遠將以紹聖

改元之明年元月奉公之柩合葬於陽翟之張洞壽安縣君之墓側來乞銘於豫章黄庭堅昔余舅氏户部尚書李公擇元規婿也數為余道子安之為人令子安後殁不得公擇銘其墓銘非余其誰銘曰

良吏循循父母小民事不赫赫故走于塵天下長者為人不疚商財計功則在人後嗚呼狄公睦家甚雍政問得民不問其逢康寧壽考德則自好不富其橐以仁為寶膴膴韓城其望且茨公宫其中詔以銘詩

朝奉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諱黙魃道人字復之曾大父鄰大父某皆隱約田間父晏始命君棄耒為諸生及君仕於朝累贈至朝散大夫君幼小執養事師趨庭問膳自有度量識者以為此兒當立王氏門户果登治平四年進士第授什邡縣主簿縣與綿竹縣俱調夫築洛口堰其功十萬鄰邑憂不辦君酌民言而賦功省公能愛民力不閲月而成遷通泉令通泉嵗饑甚君不待報而發廪久不雨至是而雨

聯有千頃渠堙廢不知其始其旁短户積歲不能入賦君因其民願决其源二十里注之江歲以大熟民畫像祠之熈寧中中書房檢正官熊本察訪陜䕫路青苗免役法任君定奪兩路役法及州縣應廢者以君為能使者交章薦之改中書省著作佐郎本薦公可任提舉常平詔引上殿會耳聵不能奉詔乞得監味江鎮茶場以憂去服除轉運使苗時中饋軍興奏君管勾文字討乞夷師還以瘴癘不能隨師者萬人且棄死夷地矣君請

以運糧虗舟載之分責使臣將護醫粥以卒之存亡為
殿最所全活者十七八以軍功吏考遂改承議郎乞恩
遷朝奉郎既而歎曰吾聞人言憒憒也終不可以立於
朝於是請老而歸年始四十有八遂放浪江淮山水間
歸而治大宅開花圃築臺榭與父老歌舞之如是十年
乃終享年六十初室陳氏生二男四女而卒追封金華
縣君繼室張氏亦早卒追封華陽縣君男曰洪以任為
太廟齋郎大邑縣主簿曰源舉進士女嫁進士廖亶陳

處義程導道其季居室洪卜以元符二年十一月葬君於西岸之白水近朝散君之兆而来乞銘復之於庭堅同年進士也雅聞復之為棘人道之鄉先生人所愛敬近乎古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故叙而銘之復之少時貧甚富室子弟會于州學召一儒生講春秋君造講席而儒生揮之君以怒去歸杜門讀春秋一月乃從儒生質所疑儒生噤不能荅君因為諸生講之皆得聞所未聞其從仕未嘗營私先國先民凡吏事它人所難辨君當

優為之諸公要人聞君才多欲推之於要津君曰豈不欲往無如病何其以人才為已任者未嘗不歎也君於文無所不工睥睨立成或不加點而文理粲然可觀坐客有豪俊者欲以多窮之君下筆如流水坐人皆驚其於事親居喪盡歡盡哀於兄弟朋友與言其賢者以勸不肖於四方游士為之依歸生館之死葬之於其黨之孤煢衣食之教養之使男有室女有家於鄉鄰通其有無而教其惡至其無賴者衆會唾辱之里人畏之甚於刑罰

性狷介不能容人之非州縣有過舉輒上書論之昔孔子為叔向流涕曰古之遺直也君尚似之其銘曰

復之其傾而嶷而岐桃李有實其下成蹊羔豚之割我有餘又善刀藏之施於有政蘭臺石室如君者幾以病去禄不濡其尾可祭于鄉知德者鮮我文昭之尚以行遠

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渭字象之實清河張氏有以工部侍郎致仕贈司

徒諱去華者始居洛陽葢君之曾大父也光祿少卿致
仕贈兵部侍郎諱師錫者君之大父也尚書職方員外
郎致仕贈中大夫諱景伯者君之考也君天資孝友敏
於吏能其家居不問有無樂以市義雖廢疾不年而為
子為吏皆可紀中大夫公老在家性剛嚴少奇君年最
少事之盡其懽初仕為蒲陰主簿吏不能弄以事去為
臨潁主簿以廢監牧有勞遷涇州觀察推官軍興佐使
者糧餉辦薦者交章改宣德郎知飛烏縣值元祐初改

復差役君悉取故役書治其凡而委其僚隂察其財力戒吏具户版等色而虚其名姓期日會民於廷曰某服某役某服某役一邑吏皆驚民睨相視而定飛烏於梓潼為山邑不當孔道而公帑市絹居一州之半君盡得它邑之財力請均歲市之籍力爭之乃見聽是歲減三之二去而民烝嘗之以疾監西京糧料院疾益侵以承議郎致仕而卒得年五十有四娶李氏尚書駕部員外郎育之女先君卒十有二年追封昭德縣君子曰羽孫

曰鼒二女子長歸進士及第蘇大壽而卒次歸進士朱修君卒後某年當紹聖五年某月某甲子奉君之喪葬洛陽兵部公之墓次時公之弟汲狀君之行事來請銘

銘曰

張起清河以文震驚衣冠濟濟吏有能聲正國兄弟干將發硎斷蛟刜犀揚于帝廷君有家法其鍒其斧小試則然而命不偶我銘其坎以怨坎壈

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吳君墓誌銘

公諱革字孚道魏夏津人大父諱用之滁州全椒令遂為全椒人父諱頍婺州永康尉嘗有隂德永康紀之歿殿中丞以公伯仲贈大中大夫公舉進士為襄州司戶參軍以憂去調真州揚子主簿遷池州貴池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廣德軍建平縣通判韶州就移知南雄州課為廣東第一擢知吉州課又為江西第一除江西轉運判官徙湖南居數月寢疾歿於官享年五十有三元祐三年四月某甲子也公由少年書生治經術為州縣

吏遇事力行所聞天性精於吏職其所至必令行禁止
貴池民兄弟相與訟田為垂涕説同生當相盡以恩義
意兄弟皆感涕去方使者行新令給青苗錢公不格詔
令而實予可貸之民使者按常平錢不盡予民取文書
視之皆如令在建平當熙寧甲寅乙卯歲饑饉公舉力
政勸發廪所全活以萬計南雄州有吏胥鬻獄把持長
短不可治聞公嚴能乃匿去為外臺吏公下車盡得其
姦狀捕取伏法郡内肅清北人官死嶺南者調護其孫

為先之道地使得食得歸其事米鹽人不厭其細也時吉州自蹇周輔增鹽課二百萬民已失生理而䰠綸上諸縣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告諸令後所增鹽勿以為課為郡奬善士勸不能去其甚汙德意茂美御姦黠吏有轡策能左右之故元祐初御史按察南方而公為愛民吏近臣交薦才任監司朝廷當用之而公捐館舍矣公娶獨行沈君士龍之女封安仁縣君子男朋早卒羽秀州軍事推官竝行兹同時中進士第珏亦有藝文女

許嫁進士江與京諸孫序列公之世家能事来乞銘曰
将以某年月某甲子葬公於全椒之原又再使来速銘
公之兄蔚深道與余同年進士予又於羽有雅故故叙
而銘之銘曰
嗚呼乎道維出嶄嶄少吏于政有親有嚴食之衣之
睦其不咸治大如小察民肥瘠我牧不煩其羊濈濈
公居是邦民畏失之追其去歸思而述之方行萬里
天實壓之有藴有為孰能抉之羽竝行茲宗棣偕止

而珏暮子鄂不韡韡我視其興則公受祉

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知順州陶君墓誌銘

府君諱弼字商翁陶氏蓋柴桑諸陶有諱矩者避地將家占零陵之祁陽矩生謁謁生鈞贈殿中丞殿中生岳仕至職方員外郎贈刑部侍郎是為君考府君少孤志行磊落權奇左詩書右孫吳同學生歎伏之以為一日千里困窮無地自致迺聚晚學子弟講授六經以奉母夫人長沙太君甘旨慶歷中莫傜諸唐據湖南山溪鈔

掠郡縣提點刑獄楊畋召君俱行頗用其策謀君亦分
軍薄嶮得挑油平太平峒於畋軍中功第二以進士調
授桂州陽朔縣主簿儂智高蹈藉二廣畋以書召君掌
機宜乘驛至曲江畋檄君下英州議救廣府賊已走連
賀蔣偕一軍沒餘衆潰入山林賊聲勢張甚君以便宜
頗取敗軍白旗大書曰招安蔣團練下敗兵使十數輩
持徇村落收得散卒則迴路趨賀州就糧州將持法拒
君君曉以大義迺聽活千餘人送幕府會畋罷去不為

功烋畋在朝廷每為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君久次迺為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擢知賓州詔換崇儀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老乞歸極懇惻不聽既丁内艱徒行奉喪歸葬祁陽奪哀以崇儀使知邕州招納訓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内附儂智高千餘衆皆就耕食君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按治辰州南江諸溪蠻宣撫使舉君知辰州又奏君不

上吏課者二十年遷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間使彭師晏自攻伐歸其地縣官三師問罪安南以知邕州又用宣撫使辟知順州四遷為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年六十有四終於順州之官舍娶丁氏錢塘縣君生子通冠而死以兄之孫同為通後授郊社齋郎六女長嫁寧鄉尉嚴介而卒其五居室君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為能詩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悟達兵家機會能得士死力智度閎深調護不虞不見圭角遇倉卒大軍常

倚以為重作郡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吏士同甘苦不以遠朝廷故不盡心力所臨數州夷㒟斬斬以約信為威嘗請郴桂靈渠通漕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廼用之於今為功廣源酋長劉紀數請和市太平寨規覘國欲生事徼功者吹噓助之君伐其謀後數年和市議下劉彞沈起之事起矣順州草創存亡不可知受命即上道折箠指撝溪洞晏然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節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

以易君故求去輙進官重任使遂老於桂林表裏事母孝謹白首盡其驩平生詩文書奏十有八卷讀其書知非録録者元豐三年十月丙子葬零陵之金釜山下銘曰

武夫面牆文吏疢武維爾康州俎豆軍旅烏合其兵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乘韉行權處女脫兎及其既平左規右矩虎媚養巳時其飽饑康州用士可赴深溪子拊悍嫠姑息夷獠我一以律不殘不傲

藥不齀手漂絮終身或千戶封奇偶匪人梓慶為鐻
不懷慶賞康州撫帥尚以義往大能小施夸者技癢
我安養命民得休養邉陲之守不必推鋒我銘康州
式勸士功

西頭供奉官潮州兵馬監押尹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尹氏鄞郡人宋有天下尹氏以武功顯廷
飭起佐命終滁州刺史贈太子太師生女輔佐熙陵是
為淑德皇后兩男子崇珂累功至保信軍節度使贈侍

中崇珪歙州刺史歙州生昭壽任閤門祗候閤門生元
輿元輿耿介有祖風獨不樂為吏肆志江湖間而歿于
姑蘓初為姑蘓人君姑蘓之子也以恩補三班借職累
遷至西頭供奉官終于潮州兵馬監押得年六十有五
娶錢氏先君卒二年三子公庠舉進士有聲先君卒五
月公亶實承其祭其季未名兩女嫁進士薛彥輔右班
殿直張克巳孫男女四人君有知數敏於事幾歷官七
州苟可以益公家便民盡心不愛一毫其在潮州趨吏

功尚不衰君歿後太守按行城壘府庫無毛甲事不經
君規畫歎其才為揮涕晚仕嶺南英循潮三州士大夫
落南方者君以禮意接其人物而推衣食以字其孫未
嘗問簠簋凡令出從車騎緼藉而歸家與妻子商出入
會計毛髮者君所笑也君仲氏宗奭能官而孝友拊君
之孫婦女教男甚有恩意舉君夫婦及公庠之喪以某
年某月某甲子序葬於長洲虎丘之原謂其交游豫章
黃庭堅曰宗奭之伯氏父子淑善而不遂以客死乞君

文使我傳不朽遂為誌而繼以銘詩曰

孝友秩秩兄弟琴瑟同安共恤在官夔夔勤功度宜不求自嬉顔色笑語禮能惠寠見義孔武祿不對其長固安其藏尚其嗣之昌

左藏庫使知宜州党君墓誌銘

党侯河中河西人而長於京師應進士舉不利以小校從王韶在秦鳳入熙河每戰輙有功三遷乃得下班殿侍權邕州永平寨押伴交州進奉使到闕下河東安撫

使曾布奏充准備差使權石州葭蘆寨兵馬監押充河東第九將部將又差權吴堡寨麟州神木寨樞密院批狀指揮發遣赴闕陳邊事覺侯言西夏得并敵之利而諸路無先發制人之兵大槩制賊之道四一曰大舉二曰淺攻三曰進築四曰招來往者病在用其一而廢其三故無全勝之威以制其敵竊謂四者不可廢一但有先後緩急因賊强弱之形而制之朝廷録其言行下諸路乃授河東第六副將改第二副將元符初乃知横州

安化蠻犯宜州州將楊應辰射中臂不能軍經略司以
党侯對移領溪洞司事賊退又受其降乃復還横州崇
寧初竟用党侯守宜州安化蠻又犯省地侯與東上閤
門使統制黄忱戰勝於鉬甲嶺安化三州一鎮皆降於
是策其茂功遷皇城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蓋崇寧元
年也自下班殿侍十八遷而至於此凡遷官多以戰功
超資減年略無一官以歲月積也明年遷左藏庫使而
卒於宜州管下寔八月丁卯享年五十有四初室曹氏

蓬萊縣君繼崔氏長安縣君四男子曰渙三班奉職曰淳三班差使曰湜曰澤五女嫁進士曹鎛數月鎛死今歸在室餘未筓孫男女四人党侯年二十餘從軍在軍中三十年常以不欺立名節及其為州奉身潔清不取秋毫為吏無日不勤曰不如是不足以報國省閱獄訟事如毫髮許不當情終不快曰不如是民不得其所事有利於物如拳而犯法如粟終不為曰法不可不守也責僚屬以名分甚嚴而未嘗以細故使得罪去也捐館

之日欽無複衣歸無餘貲可以知其耆艾守節不衰也

党侯諱光嗣字明遠曾大父諱素大父諱宣秘書省著作佐郎父諱武西頭供奉官贈右屯衛將軍渙等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河中府河東縣之原而乞銘於脩水黄庭堅實為之銘銘曰

党侯繩繩持廉好清由微小吏以至專城節不衰止身未耋老天奪之耶而喪其寶河東之原宜栢宜松坎其阻深作侯寢宫我為銘詩式告無期曰此廉吏

之丘勿壞傷之

朝奉郎通判涇州韓君墓誌銘

君諱復字辨翁其先鄧之南陽人其上世有為龍游令者不能歸而家於陵井遂為陵之井研人至辨翁閱五世矣曾大父歸惠為州吏當李順亂時諸郡皆尚威斷凡賊所詿誤以盡殺為功歸惠條其重輕過故為等差抱法律爭於廷所活且百人謂其子慶之曰吾後當有興者及爾子孫皆使為詩書慶之生君考頴仕至太子

中允世父崇尚書屯田員外郎兄震朝請大夫韓氏遂為陵州衣冠族姓辨翁既任中州有田於葉故今為葉人初辨翁尚小自知求師云從世父讀書登進士第調瀘州尉盜殺人而執舍旁子掠服之令謝病不敢予奪君釋之而趣捕盜出將刑者非真盜已而果然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五臺山寺務司五臺供施傾天下惡少年多竄僧籍中上下橐槖為姦號為不可措手君擿其魁宿置於法按簿書皆得名物代州將防禦使馮行已

請為其府判官會鞫興辟河東轉運使勾當公事方是時部使者懼之興皆須一調十君請峻期會法而調以實民用不擾再遷太常博士通州鳳州州久不治君興滯補敗寬而不弛府事簿領一二以名召之郡以最聞是時民冒茶禁日或千人至有貼妻賣子入償不足而繫有司君上其狀皆得釋然使者以為是沮吾法遷通判鳳翔府君治民用法寬治吏用法急姦吏不能堪乃以綱目踈漏事訟君會使者銜前沮法事即惡奏君坐

停見任官君方具本末求對獄涇帥奏君前所坐非罪
乞以為佐從之涇未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七初室馮
氏藍田進士行敏女繼室張氏壽光縣君異國勤惠公
女三男子孟嶢夫季易夫皆有學行仲浚夫舉進士雄
州防禦推官知秦州清水縣三女嫁利州司法參軍趙
丕西頭供奉官馮維方廣濟運司户參軍王望之君幼
少重遲不戲長而端方論事取友是是非非不卹嫵怨
授易春秋於蜀人龍昌期常稱慕李栖筠之為人人以

為君莊重寡言作文詞務體要斷獄深原其情扶治姦欺豪吏奪氣言人之所不敢言蓋有賛皇之風云君歿後十有六年當紹聖四年冬某月某甲子嶢夫等乃克葬君於郟城之原使來乞銘銘曰

韓遷井研寖微以湮厥有隂德里中稱仁瓜綿於瓞既碩其實有斐辦翁其音秩秩自少為吏慈哀於職匪求生之求得其直論事計可不隨風波有挫其鋒君益淬磨以小觀大以近知遠不振不年心亨事蹇

不羨之西潁川之郏卜宅固安昌而後葬

朝奉郎通判汾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禹德州德平人字希儉年二十舉明法及第補欒城尉名能捕盜奏徙槀城尉槀城盜為不發調德榮主簿兼縣事鹽井淡而征不除君為歲蠲四十萬罷官民追送之又為永州軍事推官權邵州武岡縣武岡溪洞蠻蜂出燒民積聚郡治兵令民入保君從數騎入其巢穴曉以禍福其酋請殺始事者二人以平以憂去服除

授資州録事參軍兼司法事始至將佐皆易之見其決獄乃大驚郡有難辨事輙倚君改大理寺丞知北海縣俗喜屠牛私酤君陰籍其姓名匿處具疏壁間民相告曰是不可犯遷太子中舍知樂壽縣事遷殿中丞改奉議郎樂壽南皮縣金隄兩間使者度繕隄以障水利南皮而害樂壽南皮令以私書誘樂壽仕家子得其願狀告部使者使者下書問抑民狀君會民金隄乃得南皮私書而焚之曰南皮令亦欲自便其民顧不善謀耳當

報以德以願者寡不願者衆報使者通判汾州遷承議郎恩加朝奉郎察舉吏曹不歧而趨辦汾水被隄衝嚙永利西監軍督護作暑雨中工休乃去以故得疾以元祐八年七月丙辰卒得年五十有九喪過汾市多隕涕者君喜讀書善射在官居家長者愛之德平王英狀君行事如此英言行有物宜可信故紀焉君曽大父思齊大父誠父芝皆力田而芝以君贈奉議郎娶張氏繼室趙氏安德縣君男曰槃寀楶棨女嫁蘇某張潞郭彥佐

張繹張頎有季居室葬以元祐二年六月丁酉兆於某縣繫壤鄉之西源宋墨衰來乞銘三反而不懈乃予銘銘曰

吏優於儉姦或賄或殘勤民惠卹吏或舞其筆嗚呼君潔可以馭吏惠可以扶弱孰能不克修怨以德勤事怠食瘁不婾怠其施不遐惟畀之嗇力耕者不穡尚其子之食

鳳州團練推官喬君墓誌銘

高密喬君彦柔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豫章黄庭堅曰吾家世籍在昌邑而遷高密居高密葢五世矣吾曾大父以善治生以財雄長里中吾大父喜為俠振人急難以故破家産而貧先人乃讀書年十八舉毛詩學究授咸陽縣主簿吏以年少易之先人發其姦贓即罷邑中皆驚令貪政疵賴先人得善去鄰邑有田訟十年不决先人行田所視文書一語决之歴海陵亳城縣尉為石州録事參軍掌和糴倉郡將以和糴蒙錢數十萬資公帑

諭先人吏印歷先人執法不聽至訶怒終不移罷石州
調中牟主簿陝西轉運司聞其材辟賑濟同勾當公事
以憂去為延長令又以憂去先人事父母篤孝居喪毀
瘠再丁内艱遂以衰白欲不出仕鄉人强之乃調河州
軍事推官對移蘭州又調鳳州團練推官提刑司檄先
人決階成州滞訟不幸暴疾殁於成州之栗亭吾母王
氏繼母吕氏高密士大夫之家先人以元祐五年十月
捐館舍明年先夫人又棄養彦柔以貧從仕四方不得

以時葬將以元符二年某月日葬鄭公鄉大父墓次庭堅曰𤼵道為令奉公敬決訟平持身廉清淨寡言君子也其言不妄視其子而知其父可銘也推官諱敞字康叔享年五十有六三男長則彥桑前進士𤼵道令次彥中舉進士有聲次彥直常州女子嫁進士劉拯銘曰

才於為吏小試牛刀廉於臨民不犯秋毫直於事上怒不目逃不極其能又不耆耋繫逢不逢不在巧拙我銘其丘告後勿伐

太子中允致仕陳君墓誌銘

府君諱庸字景回潁川陳氏也徙京兆萬年唐廣明之亂以家入蜀遂為眉州青衣人曽大父延禄大父顯忠以季子貴贈兵部侍郎父希載以府君贈大理評事蜀亂更五代不鮮故大理而上三世在野府君始與季父希亮族弟諭學於成都天聖中俱登進士第縣令名其所居坊為三俊初授澧州推官調潭州觀察推官長沙縣孫女有父時田産為其族親所冒沒訴於州縣部刺

史累歲不得直府君被檄按之一語而決盡歸所侵地以故湖湘閭田訟皆詣所部求決於府君在湖南凡決疑獄二十二再調雅州判官嘗攝名山夾江籍三縣政事多見紀舉監成都府市置院遷永興軍節度掌書記以父憂去終喪屬太夫人春秋高不赴銓集者數年終養久之乃調歙州判官三司户部以監茶場舉知光州光山縣府君上書言光山號爲邑小民醇今者繫獄常數百冒茶禁者十九願弛其禁而征之所棄于民者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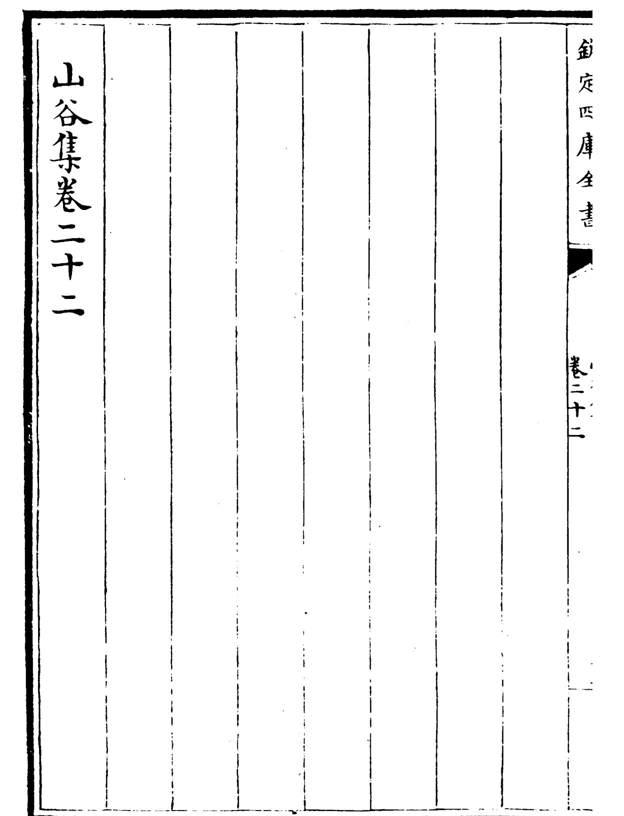
多而刑獄大省不報歲饑州將命録富家粟諸縣爭趨令府君獨格不下且言曰勸分固天之道而此邦無巨室焉得粟而分諸終不可得罷光山吏部留内銓上其課引對在廷會有羽書以西師不利趨召二府按邉吏瑣計兵食罷所引選人子循資是時府君年五十有三歎曰吾筋力蓋盡於州縣矣因告老去買田築室於淮汝閒曰頴川吾故郡也宴居十年乃終蓋嘉祐十年五月壬戌府君白首好學不衰以義將其氣不為佽葛

畾以親附人亦不斬然為崖壁其於吏道如良農知田如竘匠相木然為縣常加意於尊爵俎豆以時修其禮物旌其處士秀民人又知府君之蘊非俗吏之所能也喜作詩不加琢磨而能自達其意盖恬於勢利之言也其在田閭不亢不汙有古之仕焉而已者之風初室劉夫人有婦行卒時年三十有八二男子皆前卒二女子嫁進士潘景繼室樂夫人能勤家事姑孝謹喜讀唐書能講道其世故興衰士大夫賢不肖老而記憶不衰壽

七十有二生六男而三不淑存者曰架槃渠皆舉進士女其一病在室不能婦嫁内殿崇班耿端彦者其季也樂夫人及見孫男女十六曾孫男女三府君捐館舍二十九年樂夫人既祥乃克葬於光州固始縣淮安管鴻鵠之原二夫人祔焉槃娶庭堅之女弟以婚姻之故来乞銘府君之行義可銘也故叙而銘之銘曰

其生也不汲汲其没也不㢌㢌窮瀆之泉弗達于達鴻鵠之翼不媒于澤燕雀階天不怍不悔生安其邦

没葬其鄉兩嬪鴈行同域也而不同藏


山谷集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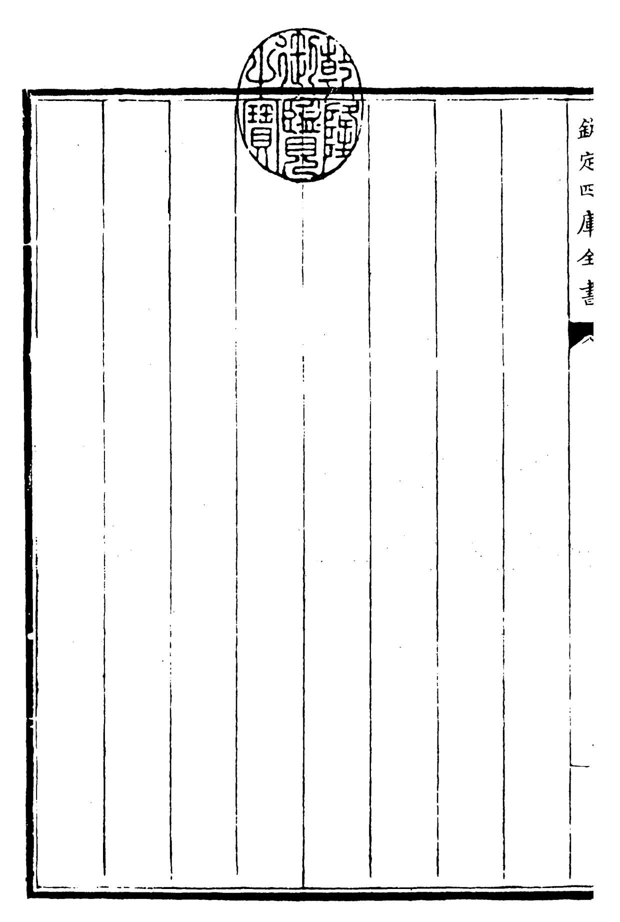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二第六頁前三行稗官所收齊諧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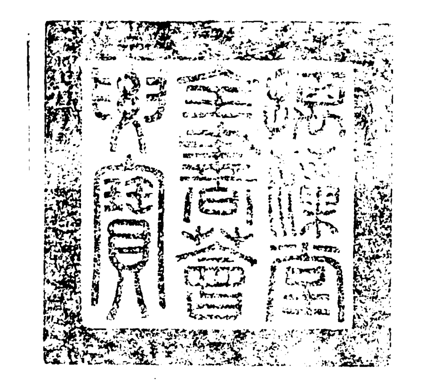
記刋本官訛言諧訛諧今並改

第六頁前四行錦衣被纈刋本纈訛頻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一行高密喬君彥柔刋本密訛甯

據下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謄録監生臣龍翔